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明珠緣  
第八回 程中書湖廣清礦稅 馮參政漢水溺群奸

詩曰：莫把行藏問老天，惟存方寸是良田。

粗心做去人人忌，冷眼看時個個嫌。

樹出高林先被折，兔謀三窟也遭殲。

瘠人肥己如養虎，用盡機關亦枉然。

話說王府長班拿了帖，領進忠到程中書寓所。門上稟知，喚進忠同長班進去。都叩了個頭。長班道：「小的是吏科王老爺差來的，王老爺拜上老爺：這魏進忠的父親是家太老爺門下寫書啟的，他今在家老爺衙內伏事。因家老爺出差去，因老爺吩咐要一個長隨，小的稟過家老爺，送來伏事老爺的。」程中書見進忠生得乾淨，說道：「人恰用得著，只是這我這冷淡衙門，比不得你老爺那裡，恐他受不慣。」長班道：「他年紀小，也還伶俐，叫他習些規矩，若得老爺抬舉，成人何難。」程中書道：「拜上你老爺，容日面謝罷。」發了回帖，賞長班五錢銀子。長班叩頭謝了賞，道：「小的還領他去，等家老爺起身後，他收拾了衣服行李，再送他來。」程中書道：「也罷。」二人同辭了出來，回復王老爺話。

次日，王老爺先打發家眷出京。一娘叫進忠來，吩咐道：「你如今有了管頭，比不得往日了，須要小心謹慎伏事。我去不多時，就同奶奶回來，你須安分學好，免我牽掛，衣服行李都與你。」又把金牌子解下，代他扣在手上，道：「恐遇見我姨弟，與他看，他就知道了。」進忠直送至良鄉，纔灑淚別娘回京。正是：

懷抱瞻依數年，艱難困苦更堪憐。

今朝永訣長亭畔，腸斷孤雲淚雨懸。

進忠回京，次日伺候王老爺起了身，纔回來拿了行李，長班送他到程中書處。進忠到也小心謹慎，伏事慇懃。他為人本自伶俐，又能先意逢迎人，雖生得長大，卻也皮膚細白，程中書無家眷在此，遂畜在身邊做個寵陽。凡百事出入，總是他掌管，不獨辦事停當，而且枕席之間百般承順，引得個程中書滿心歡喜。隨即代他做了幾身新衣，把了幾銀金玉簪兒，大紅直身，粉底京靴，遍體綾羅，出入騎馬。那班光棍也都不敢來親近他。

那程中書乃司禮監掌朝田太監的外甥，山西大同府人，名士宏。他母舅代他上了個文華殿的中書。雖是個貴郎，卻也體面。九卿科道官因要交結他母舅，故此都與來往。還有那鑽刺送禮求他引進的，一日也收許多禮。田太監忽然死了，他也分得許多家私。

一日，程中書退朝，氣憤憤的發怒，打家人、罵小廝，焦躁了一日，家人都不知為何。晚間上燈時，猶是悶悶不樂，坐在房內。進忠燒起爐子燉茶，又把香爐內焚起好香來，斟的杯茶，送至程中書面前。程公拿起茶吃了兩口，又歎了口氣。進忠侍愛，在旁說道：「爺一日沒有吃飯，不要餓了，可吃甚麼？」程公停了一會道：「先燉酒來吃。」進忠忙到廚下，叫廚子作速整理停當。

進忠先拿了酒進來，接了菜擺在桌上，取杯湛酒。程公連飲了兩杯，道：「你也吃杯。」進忠接過來，低下頭吃了，又斟了杯奉上二人遂一遞一杯，吃過了一會，程公顏色纔漸漸和了。進忠乘機問道：「老爺為甚著惱？」程公道：「今日進朝，受了一肚氣。」進忠道：「誰敢和老爺合氣？」程中書：「怎耐二陳那閹狗，著實可惡。」進忠道：「為甚麼？」程公道：「因楊太監要往陝西織造獸絨，送我一萬銀子，央我討他分上。我對他說，他到當面允了，只是不發下旨來。後又去求他幾次，總回我：『無不領命，只等皇爺發下來，即批准了。』如今等了有兩個多月，也不發下來。楊爺等不得，又去央李皇親進去說了，登時旨意下來了。你說可惱麼？當日內裡老爺在時，好不奉承，見了我都是站在旁邊呼大叔，如今他們一朝得志，就大起來了。早間我要當眾人面前軒他們一場，被眾太監勸住。」進忠道：「世情看冷暖，人在人情在。內裡老爺又過世了，如今他們勢大，與他們爭不出個甚麼來。只纔是『早上不做官，晚上不唱喏。』李皇親原是皇上心坎上的人，怎麼不奉承他？那些差上的太監們撰了無數的錢，進朝廷者不過一二，司禮監到得有七八分。據小的意思，不如上他一本，攬他一攬。」程公道：「怎麼計較哩？」進忠道：「老爺本上只說歷年進貢錢糧拖欠不明，當差官去清拐。皇上見了，無不歡喜，自然是差老爺去了。」程公道：「好雖好，又恐那狗骨頭見與他們不便，又要按住了哩。」進忠道：「內裡老爺掌朝多年，難道沒有幾個相好的在皇上面前說得話的麼？就是他同伙中也有氣不忿的，老爺多請幾位計議，就許他們些禮物，包管停妥。」一夕話，把個程中書一肚子煩惱都銷入爪哇國去了，滿面上喜笑花生，將他一把摟過去親嘴道：「好聰明孩子，會計較事。若成了，也夠你一生享用哩。」只纔是：

自古讒言可喪邦，一時聳動噁心腸。

士宏不悟前賢戒，險把身軀葬漢江。

兩人一遞一杯，飲至更深，上床安歇。程中書因心中歡喜，更覺動興。進忠欲圖他歡喜，故意百般做作，極力奉承，二人顛狂了半夜，纔相摟相抱而睡。

次日起來，不進朝；便來拜殷太監。這殷太監原是在文書房秉筆的，田太監歿了，就該他掌朝，因神宗歡喜二陳，就越次用了，卻把他管了東廠，也是第一個大差。他平日與田太監極厚，故程中書來拜他。傳進帖去，正值殷太監廠中回來，至門首下轎。門上稟知，就叫請會。程中書進來，見了禮，到書房坐下。殷太監道：「自令母舅昇天後，一向少會，咱們這沒時運的人，是沒人睬咱的。今日甚風兒吹你到此？承你不忘故舊，來看看咱好。」程中書道：「因家母舅去世，被人輕薄，也無顏見人。今日沒有進去，特來叩請公公的安。」殷太監道：「承受你。小的們，取酒來燙寒，閒敘閒敘。」家人移過桌子放在火盆邊，大碗小碟的擺了一桌肴品，金杯斟上酒來。

二人對酌多時，程中書道：「近日又差了幾位出去了？」殷太監道：「那些狗攘的，辦著錢只是鑽刺他們出去，撰了無數的錢來，只揀那有時運的，便成幾萬的送他，似咱們這閒涼官兒，連屁也不朝你放個。」程中書道：「這也不該。楊柳水大家灑灑纔是。難道就沒得用人之時？」殷太監道：「這起狗骨頭兒，眼界無人，會鑽刺的都弄了去。你敵他，我明日不弄他們個盡根也不算手段。包管叫他們總送與皇爺，大家窮他娘。」程中書道：「朝廷的錢糧，年年報拖欠，總是他侵挪去了。」殷太監道：「甚麼拖欠？都是他們通同作弊，只瞞著皇爺一個。」程中書道：「何不差人去清拐？」殷太監道：「咱也有此意。若差內官去，又是他們一伙子的人；要差個外官去，又恐不體咱的心。」程中書道：「小姪到無事，可以去走走。只是內裡無人扶持。要求個分上又沒錢使。似昨日楊公公的事，是李皇親說的，就靈驗了。」殷太監道：「這狗攘的也是神鑽哩！我說怎麼下來得這樣快，原來是這個大頭腦兒。若你老先兒肯去，都在咱身上。咱有個好頭兒，管你一箭就上堞。」程中書道：「多謝老公公美意。但不知是那個頭兒？」殷太監道：「李皇親是小李娘娘的兄弟。咱明日去鄭娘娘位下求個分上，只求皇爺批下，竟落文書房，看那小狗攘的可敢敵住麼！」程中書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但不知要多少禮物？」殷太監道：「少也得萬石米。」程中書道：「小姪是個窮官，怎辦得起？」殷太監道：「你措一半，我代你借一半，等你回來補我。」程中書道：「拜托，回來加利奉還。」殷太監道：「田哥分上，說甚麼利錢？只是弄得這些狗攘的頭落地，方稱我心。」程中書辭了起身，殷太監道：「你把禮兒先送來，本也預備現成，等皇爺在鄭娘娘處頑耍，咱著人送信來，你再進本，咱央娘娘實時批出，這叫做迅雷不及掩耳，叫他們做手脚不迭。」說畢，別了。

程公回來。進忠隨來，脫了衣服。程公道：「果如你的計，分停妥。」便將殷太監的話對進忠說了。進忠道：「事不宜遲，恐久則生變，就乘今夜送去。」程中書忙取出一百個元寶，用食盒裝好，差了四個人抬著，進忠拿了帖子，送到殷太監家來。時已初更，大門關了，門上不肯傳。進忠道：「我們是福府差來，有機密事來見的。」門官纔開了門，進忠領人將食盒抬進，門上人大嚷大罵。進忠道：「與人方便。自己方便，咱是中書程爺送禮來的。早間與公公約定，吩咐叫此刻送來的，這是薄敬五兩，請收，

借重傳一聲。」門上接了，似有嫌少之意，回道：「公公睡了，不敢傳。」進忠只得又送了他三兩，纔去傳點。過了一會，家人纔出來問道：「甚麼事？」進忠對他說了，也送了他五兩銀子，纔進去說知。少頃，叫抬進去。

抬進中堂，見堂上燈燭輝煌，火盆內叢著火。殷太監頭戴暖帽，身著貂裘，南面而坐，前列著□數個親隨。進忠跪下叩了個頭，家人接上帖去。殷太監看了道：「就到明日罷了，怎麼這樣快？你爺做得事。」進忠道：「蒙老爺盛意，先送地來，好乘機行事。」旋將食盒打開，一錠錠在燈下交代明白。殷太監叫管庫的收了，說道：「好乖巧孩子，會說話，辦事也找絕。」遂向身邊順袋內摸出□個金豆子來賞進忠，道：「拜上你爺，早晚有信就送來。」進忠答應，叩謝回來回信。程中書次日把本章備下。

過了幾日，殷太監差人來送信。程中書忙將本送進，果然就批出來。道：「湖廣礦稅錢糧，著程士宏清撙，著寫敕與他。」科道見了文章奏劾，俱畝中不發。程中書來謝了殷太監，忙收拾領敕辭朝。京中那起光棍鑽謀送禮，希圖進身。又有湖廣犯罪拿訪的約來幫助。發了起馬牌，由水路而來，擺列得□分氣燄。但見他：

行開旗幟，坐擁樓船，喧天鼓樂鬧中流，亂雜從人叢兩岸。黃旗金額，高懸著兩字欽差；白紙硃批，生扭出幾行條例。驛傳道火牌清路，巡捕官負弩先驅。列幾個峨冠博帶，皆不由吏部自除官；擺許多棕帽宣牌，乃久困圍扉初漏網。過馬頭威如狼虎，趨人夫勢類鷹鷂。搜剔關津，飛鳥游魚皆喪膽；掘傷丘隴，山神土地也心驚。

程中書帶了這班積棍，一路上狐假虎威，虛張聲勢，無般不要，任意施為。那些差上的內官奉承不暇他。敕上只叫他清撙礦稅，與百姓無涉，他卻倚勢橫行，就是他該管的事，他也濫管民情，網羅富戶，鑽詐有司。山東、江淮經過之地，無不被害。及到湖廣，是他該管地方，便把持撫按，凌虐有司，要行屬官禮，勒令庭參，牌票，仰示，一任施行。若與抗衡，即行參劾，說他違旨，不奉清柑。各府院道，任期放縱，莫敢誰何。荊湘一帶，民不聊生。正是：

當路豺狼已不禁，又添虎豹出山林。

東南膏血誅求盡，誰把沉冤訴九閩。

程中書舟過漢江，將到均州地方，只見前面一座高山，遂問從人道：「這是甚麼山？」巡捕稟道：「是武當山。」進忠道：「聞得武當是玄天上帝的聖跡，何不去游游？」程中書遂傳令要往武當進香。船家領命，即放船北去。行了一日，早有均州吏目帶領人夫迎接。離均州三□里便是頭天門，知州來迎接，吏目稟道：「從此上山，俱是旱路，請大老爺坐轎。」程中書吩咐，只著幾名親隨跟去，餘者俱著守船，不許亂行取罪。遂搭扶手上岸，坐了大轎，一行鼓樂儀仗竟上出來。到山腳下，早有五龍宮道士迎接，入宮獻茶辦齋，天色已晚，就在本宮歇了。

次早，吃過早齋，道士稟道：「從五龍上去，山路甚險窄，坐不得大轎，須用山轎，方好上去。」程中書上了山轎，從人不能騎馬，也是山轎，皆用布兜子抬，兩人在上扯拽而行，坐轎的皆仰面而上。一層層果然好座山，但見：

巨鎮東南，中天神岳。芙蓉峰峻杰，紫蓋嶺巍峨。九江水接荆揚遠，百越山連軫翼多。上有太虛寶殿，朱陸雲台。三□六宮金磬響，百千萬眾進香來。舜巡禹狩，玉簡金書。樓閣飛丹鳥，幢幡擺赤襟。天開仙院透空虛，地設名山雄宇宙。幾樹榔梅花正放，遍山瑤草色皆舒。龍潛澗底，虎伏崖中。幽禽如訴語，馴鹿近人行。白鶴伴雲棲老檜，青鸞向日舞喬松。玉虛師相真仙地，金闕仁威治世宮。

程中書來到半山，有太和宮道官帶領一班小道士來接，從人喝令上去，小道士齊聲響動，鼓樂一派，雲韶簫管之聲清冷可聽。進到宮裡，道官備下香湯，叢了火，請程公沐浴上山。直至太和絕頂，祖師金殿前下轎，抬頭觀看，好座金殿。真個是：

輝煌耀日，燦爛侵眸。數千條紫氣接青霄，幾萬道黃雲籠絳闕。巍巍寶像，真個是極樂神仙；級級金階，說甚麼祇園佛地。參差合瓦，渾如赤鯉揭來鱗；上下垂簾，一似金蝦生脫殼。戊己凝精團紫蓋，虹霓貫日放金光。

程公上殿拈香，拜畢起來，四下觀看，皆是渾金鑄就，贊歎不已。直至山頂，放眼一望，真個上出重霄，下臨無地，漢江僅如一線，遠遠見西北一座大山不甚分明，如龍蛇蜿蜒，問道：「那是甚麼山？」道官道：「那是終南山的發脈。」程公道：「久聞武當勝概，果然名不虛傳。」遂下山來到太和宮，道士設宴管待，一般有戲子、樂人承應。只一人獨酌，飲過數杯，覺得沒趣，即令撤去，止畝桌盒與老道士清談用。兩個小道童奉酒，飲至更深始散，就在樓上宿了。只聽得隔壁笙歌聒耳，男女喧嘩，一夜吵得睡不著。次早起來，喚道官來問道：「隔壁是甚麼人家，深夜喧嘩？」道士道：「是山下黃鄉官的家眷來進香，在隔壁做戲。」程中書記在心頭。

吃過早飯，道官請遊山，程公換了方巾便服，帶了從人，滿山遊玩，說不盡花草爭妍，峰巒聳翠。來到紫蓋峰，乃是一條窄路，兩山接筍之處，正在轉灣之地。轎夫站在兩崖上緩緩而行，轎子懸空，已令人害怕。只見底下一簇轎子蜂擁而來，兩下相撞。進忠等喝道：「甚麼人？快下去讓路！」吏目忙向前說道：「欽差大人是本處的上司，你們快些讓讓。」那些人道：「甚麼上司，我們是女眷，怎麼讓他？」亂嚷亂罵，竟奔上來。程公見他勢頭來得洶湧，忙叫轎夫退後，在寬處下轎讓他。只見一齊擁上有二□多乘轎來，轎上女眷都望著程中書笑。眾人吆喝道：「不許笑！」半日纔過完了。程公心中著實不快。上了轎，回到太和宮，道士獻了茶，吃了午飯。程公叫道士來問道：「纔是誰家的女眷？」道士道：「就是昨夜做戲的黃鄉官的公子，帶著些女眷來遊山。」程公道：「他是個甚麼官兒，就這樣大？」道士道：「他是個舉人，做過任同知的。」程公大笑道：「同知就這等大？」道士道：「此地沒有宦家，只他是做過官的，故此大了。」程公吃了飯，因夜裡未曾睡覺，就和衣睡熟了。

原來這黃同知極不學好，在山下住著，倚著鄉官勢兒，橫行無忌，有天沒日的害人。小民是不必說了，就是各宮道士，無不被其害，將他山上鈎賜的田地都占去了。但遇宮內標緻小道士，就叫家去伏事教戲。家內有兩班小戲子，都是鑽陷去的，到有一大半是道士，買的不過□之二三。山上道士個個痛恨，正沒法報復他，卻好見程公惱他，便乘機在火上澆油。因進忠是程中書的心腹，家人先擺了桌在小閣子內，乘程公睡熟，便請進忠到閣上吃酒。兩個道士相陪。進忠道：「老爺尚未用酒，我怎麼先吃？」道士道：「乘此刻消閒，先來談談。」三人一遞一杯，吃了一會。

那道士極稱黃同知家豪富，真是田連阡陌，寶積千箱，有幾□個侍妾，兩班戲子，富堪敵國，勢並王侯。進忠道：「他不過做了任同知，怎麼就有這許多家私？」道士道：「他的錢不是做官撰的。」進忠道：「是那裡的？難道是天上的？」道士道：「雖不是天上的，卻也是地下長的。」老道士正欲往下說，那個道士道：「你又多管閒事了，若惹黃家曉得，你就是個死了。」那老道士便不敢說了。進忠道：「你說不妨，此處又無外人。」道士道：「只吃酒罷，莫惹禍，太歲頭上可是動得土的？」進忠站起身來道：「說都說不得，要處他，越發難了，我去稟了老爺，等老爺問你。」那道士道：「爺莫發躁，我說與你聽罷。」道士未曾開言，先起身到門外看看，見沒人，把門關上，纔低低說道：「我們這武當山，自來出金子，就是造金殿，也是這本山出的。金子被永樂皇帝封到如今不敢擅開，只有黃家知道地脈，常時家中著人去開挖，外人都不知金子的本源，他也一些不露出來，帶到淮、揚、蘇、杭等處去換，他有這沒盡藏的財源，怎麼不富？」

正說間，程公醒了咳嗽，進忠忙過來斟茶與程公吃，便將道士之言一一說知。程公道：「武當乃成祖禁地，與南北二京紫金山一般，他敢擅自開挖，罪也不小。若要處他，卻無實據。」進忠道：「擅開金礦，毀挖禁地，這都是該死的罪，況爺是奉旨清柑礦稅的，這事不撈，更柑何事？」程公道：「事之有無，也難憑一面之辭，這事弄起來甚大，恐難結局。」進忠道：「且去吹他一吹，他若見機，尋他萬把銀子也好。」程公道：「怎得有便人吹風去？」進忠道：「均州吏目現在在外面，等小的去吹個風聲與他，看是如何。」遂下樓來到殿上。

那吏目正睡在凳上，見進忠來，忙起身站立。進忠與他拱拱手道：「貴處好大鄉紳。」吏目道：「此地無硃砂，赤土為上。」進忠道：「明對他說是欽差大人，他還那等放肆。」吏目道：「他在此橫行慣了，那些人總是村牛，那裡知道世事！」進忠道：「老爺□分動怒，是我勸了半日纔解了些。聞得他家有金子，老爺要換他幾兩公用，可好對他說聲？」吏目道：「他家果是豪

富，恐未必有金子。」進忠道：「他家現開金礦，怎說沒有？」吏目道：「人卻是個不安靜的，若說他開金礦，實無此事。且武當自來沒有出過金子。」進忠道：「一路來主聞得他家開金礦，有沒有，你都對他說聲。」吏目道：「金子本是沒有，若大老爺怪他，待我去吹他吹，叫他送分厚厚的禮，自己來請個罪兒罷。」進忠道：「也罷，速去速來。」

吏目走出宮來，見松樹下一族人坐著吃酒，吏目認得是黃家的家人。吏目走到跟前，那些人認得，都站起身來。吏目喚了個年長的家人到僻靜處說道：「早間你家的轎子在山上遇見的是欽差程大老爺，來湖廣清拐礦稅的，你家女眷衝撞了他，他□分著惱。」那家人道：「總是些少年小廝們不知世事，望爺方便一言。」吏目道：「我也曾代你稟過，他說聞得你家有金子換，他要換幾兩哩。」家人道：「這是那裡的話？我們家金子從何而來？」吏目道：「他原是個沒毛的大蟲，明知你家巨富，這不過是借端生發的意思。你去對你家公子說聲，沒金子，就多少送他分禮兒罷。恐生出事來，反為不美。」家人道：「爺略等等，我去就來。」吏目道：「你須調停調停，他既開了口，決不肯竟自干休。」

那家人來到樓上，埋怨那起家人道：「老爺原叫你們跟大爺出來，凡事要看勢頭，怎麼人也認不得，一味胡行？你們惹了程中書，在那裡尋頭兒哩！」公子聽見，問道：「甚麼事？」家人便將吏目的話說了一遍。那黃公子是少年心性，聽了這話，便勃然大怒，罵道：「放他娘的狗屁！我家金子從何處來？那吏目在那裡？」家人道：「在樹下哩。」公子往外就跑，那裡懸得住？一氣跑到樹下，一片聲罵道：「充軍的奴纜，你只望來鑽我，你代我上覆那光棍奴纜，他奉差管不著我，他再來放屁時，把他光棍的筋打斷他的。」那吏目聽見罵，飛也似的跑去了。那黃公子猶自氣憤憤的趕著罵。

吏目跑到樓上，將黃公子罵的言語一一對進忠說了。進忠來回程公，程公大怒道：「畜生如此無禮；這卻不干我事了，他到來欺負我！」遂發牌到均州上院，把老道士拿去補狀，連夜做成本章，次日差人背本進京。一面點了四□名快手、二百名兵，將黃同知宅子圍得鐵桶相似，候旨發落。正是：

忍字心頭一把刀，為人切勿逞英豪。

試看今日黃公子，萬貫家私似燎毛。

黃公子只因一時不忍，至有身家性命之禍。少年人血氣之勇，可不忍乎！均州知州遂將此事申聞撫按，黃同知也著人到撫院裡辯狀。撫院上本辯理，總是畜中不發。偏他的符水靈，本上去就准了，不到一個月，旨下，批道：「黃纜擅開金礦，刨挖禁地，著程士宏嚴行拿問，籍沒定罪。」程中書一接了旨，便又添些快手、兵丁，把黃同知父子拿來收禁，把家財抄沒入官。田地房產仰均州變價，侵佔的田地准人告覆。將婦女們盡行逐出。那些兵丁乘勢將婦子的衣服剝去。赤條條的東躲西藏，沒處安身，都躲到道士房內，只好便宜了道士受用。也是黃同知倚勢害人，故有此報。黃同知父子苦打成招，問成死罪，候旨正法，也是天理昭彰。

忽一日，有個兵備道，姓馮名應京，江南泗州盱眙縣人，兩榜出身，仕至湖廣參政，來上任，到省見撫院，回來正從武當山過，觀看景致。忽聽得隱隱哭聲，便叫住轎，著家人去柑。家人訪到一間草房裡，那籬荊門推開，只見兩個年老婦人坐著績麻。家人問道：「你家甚麼人哭？」老婦人道：「沒有。」家人道：「明明聽見你家有哭聲，怎麼說沒有？我們是本處兵備道馮大老爺差來問的。」那老婦人還推沒有。只見一個少年婦人，蓬頭垢面，身無完衣，從屋裡哭著跑出來道：「馮大老爺在那裡哩？」家人道：「在門外轎子裡哩。」那婦人便高聲大叫道：「青天大老爺，救命！冤枉！」直喊到轎前跪下。馮老爺問道：「你有甚麼冤枉？好好說，不要怕。」那婦人哭訴道：「小婦人是本處黃同知的媳婦，被欽差程中書害了全家。」將前情細訴一遍。馮公聽了，毛髮上指，道：「青上白日之下，豈可容此魑魅橫行？」遂叫拿兩乘小轎，將婦人並老婆子帶一個去。回了衙門，差人問到他親戚家中安插，叫他補狀子來。馮公袖子呈子，上院見撫院，稟道：「本道昨過武當山下，有婦人稱冤，係黃鄉宦的媳婦，被欽差程士宏無端陷害，全家冤慘已極。原呈在此，求大人斧斷。」撫院道：「本院無法處他。」本道卻有一法可以治之，俟行過方敢稟聞。」撫院道：「聽憑貴道處治得他甚好。」

馮公辭了回來，到衙門內取了□數面白牌，硃筆寫道：「欽差程士宏，凌雪有司，詐害商民，罪惡已極，難以枚舉，今又無軸陷害鄉官黃氏滿門，慘冤尤甚。本道不能使光天化日之下，容此魑魅橫行。凡爾商民，可於某日齊赴道轅，伺候本道驅逐。特示。」白牌一出，便有萬把人齊赴道前。馮公道：「爾等且散，不可驚動他。本道已訪得他於某日船到漢口，爾等可各備木棍一條，切不可帶寸鐵。有船者上船，無船者岸上伺候。俟本道拜會他，爾等只看白旗為號，白旗一招，炮聲一響，便一齊動手，將他人船貨物都打下水去。切不可乘機擄搶，亦不可傷他們性命，只把程中書捆起送上岸來。」傳諭畢，眾人散了。

再說程中書揚揚得意，自均州而來，漸抵漢口，五六號座船，吹吹打打，鼓樂喧天。到了漢口，隨役稟道：「兵備道馮大老爺來拜。」程中書出艙相迎，挽住船，馮公下船相見。程公道：「老先生榮任少賀。」敘了一會閒話，茶畢起身。程公送上岸，纔回到艙，忽聽得一聲炮響，岸上一面白旗一展，只見江上無數小船望大船邊蜂擁而來，岸也擠滿了人。大船上只疑是強盜船，正呼岸上救護，忽又聽得一聲炮響，岸上江中一齊動手，把五六號大船登時打成齏粉，把程中書捆起送上岸來，餘下人聽其隨波逐流而去。正是：

昔日咆哮為路虎，今朝沉溺作遊魂。

畢竟不知程中書並手下人性命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